

尚書正義

七

尚書注疏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彤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民

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作盤庚三篇

疏

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實、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鄆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鄆。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辯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鄆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鄆。下傳云：鄆，亳之別名，則亳即是。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鄆，鄆在鄭南三十里。宋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鄆。舊說以為居亳，亳，鄆在河南。孔子辟中尚書云：將始宅鄆，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涇水南鄆墟上。

尚九

李是

今安陸西有鄆，東哲以鄆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辟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鄆不可作。將始宅鄆，亳字靡滅，或為宅，辟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哲不見辟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涇水之南有鄆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鄆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涇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惡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

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臣也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湯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涸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耿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折離居無安定之極從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之人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而不以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

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 正義曰此一篇皆以民不樂遷為目  
盤庚 殷質以名篇

疏 盤庚 正義曰此一篇皆以民不樂遷為目  
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二篇未

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以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

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

肅云取其徒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

見他義 傳殷質以名篇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相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朝時質

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

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

命將此命

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  
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立孫七世也  
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  
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  
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  
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  
盤

庚遷于房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

率籲眾感出矢言籲和也率和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曰我

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此取爰於重我

民無辜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不能胥其所以

生卜述皆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主有所服行

勤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不出帝厥邑于今王遷

亳仲丁遷河曹甲居相初乙居朕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于古居

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若顛木之

有由孽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紹復先王之

未戾緹四方言我徙盤庚至四方義曰盤庚欲遷於

尚九

四

徐氏

事 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  
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  
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  
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  
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苟順天命如此尚不常  
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  
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  
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  
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藥哉人  
盛猶木死生藥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  
我王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太業致行其道以  
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  
上不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民之命明亦

尚九

五

徐

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 傳亳之別名 正義  
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  
云商家自從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  
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  
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  
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殷武是單稱之  
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  
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立以為  
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去濟陰亳縣說  
不同未知誰是 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  
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  
地別有新邑居也 傳籲和至之言 正義曰籲  
即裕也是寬意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戚訓憂也故  
和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  
矢言為正直之言 傳我主至於此 正義曰孔

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  
以我王為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

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  
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

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  
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

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  
貞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

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  
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

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  
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况我不能

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

五邦鄭王皆去湯自商徙亳數商亳與相耿為五  
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

居亳一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亳哉正義曰  
釋詁云誦餘也李巡曰枘槁木之餘也郭璞云

衛之間曰枘是言木死頭外其根更生蘗也  
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

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蘗哉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  
舊服正法度

數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曰無或  
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  
疏盤

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  
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

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言也民從上命即  
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  
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數教至朝臣正義曰文  
世下云小樂正數于大胥贊之籥師數于籥師

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數為教也小民等患  
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  
鄭立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命眾  
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

悉至于庭眾群臣以下**疏**眾羣臣以下**正義曰**  
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

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眾悉  
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  
由臣不助王勸民故已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

曰格汝眾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古我先王亦惟圖**

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父老**國**傳先王**正義**  
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湯以宋諸賢王也下言

神后高后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  
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  
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不欽

蒙上之先不言**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人以所  
言先省文也

修之政不**疏**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  
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

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王用不欽罔**  
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勸其政教無有逸  
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  
無知

貌起信險偽膚受之言**疏**傳聒聒至何謂**正**  
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聒聒之聒聒難吾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言無理也

予一人予若觀火

我之欲徒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

耳我視汝

**疏**

非予至觀火

正義曰言先王勸其情如視火

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

觀火言見之分

予亦拙謀作乃逸

逸也我

徒是我拙

**疏**

傳逸過至汝過

正義曰逸過釋言謀成汝過

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肖汝徒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

**秋**

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疏**

傳紊亂至有福 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為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獲摠稱故云穡耕

汝克黜乃心施實 汝克黜乃心施實 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德于民至于嗾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尚九

八

孝

從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越於也

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疏傳戎大至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正義曰

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

鄭立讀昏為愍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徒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徒則有毒毒謂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

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汝不和吉

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

**疏**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姓也百姓既是一百姓

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一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

禍是公卿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言不相

自生毒害率共徒是為敗禍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

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徒是先惡於民恫痛也

而悔之則於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身無所及

欲徒是乃先惡於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民也恫痛釋言文

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儉利

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告之患况我制汝曷以人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也。曷何。

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若火之燎于原。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撲滅。浮言不可信用。

尚可刑。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刑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

**疏**

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徒。

是不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歲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惠之小

者。尚知畏避。況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在

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

何。不以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率之言。內語民

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

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

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

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為

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

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

恐動不徒。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

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

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

器

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古我

先王既且。乃祖乃父。正有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

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

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身之者

古

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承嘗也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

敢動用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

而報疏遷任至非德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之

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遷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

逸豫同勤勞汝為天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哉且汝乎自先王以至

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本

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

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曰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傳遷任至貴舊正義曰其人

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正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

汝正義曰釋詁云算并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算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

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

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太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

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

之先時已然矣大享承嘗者承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承嘗對禘禘則禘禘為

之先時已然矣大享承嘗者承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承嘗對禘禘則禘禘為

欲言故曰不

尚九

上

備



人無弱孤有幼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傳老之  
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傳不用至易之

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  
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

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徒不用其言是侮  
老之也不徒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

卑弱輕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之作猷

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  
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室惟見目前之利不  
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為此心盤庚勅臣下各

思長久之於其君處勉強盡心出力聽  
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  
罪以懲之使

尚九

十三

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  
明之使勸慕競為善

疏 無有至厥善 正義曰  
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

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  
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

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  
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

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  
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

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  
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

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  
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衆

有善則衆  
臣之功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是已失政  
之罰罪已之義

凡爾衆其惟致告

致我誠  
告汝衆

今至于後。自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度乃口。正義曰。度法

也。汝口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

也。罰及爾身。弗可悔。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乃話

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話善言民

善言大告咸造勿藝。藝在王庭。造至也眾皆至

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盤庚至厥民

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

若用誠心於其所有之眾人於時眾人皆至無有

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

前而教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傳

為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

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

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

之法也。傳話善至於眾。正義曰。釋詁云。話言

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

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曰。明聽朕言。無荒

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言我承安民而恤之。

尚九

四

告

**天時**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疏傳

亦至天時

▲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

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

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為

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殷降**

**大虐先王不懷**

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傳

躬至行徙

▲正義曰遷都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

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躬

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

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

上云不能相正以生固知

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

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各比于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徒

近於

○疏

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

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

**予若籲懷茲**

**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言我順和

欲利汝眾故大

○疏

予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

從其志而徙之我順於道理和協汝眾歸懷此

**今予將**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試用

**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 所困不 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 汝皆大不布腹心 爾惟自鞠

**自苦** 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

**厥載** 言不徒之害如舟在水中 疏 臭厥載 正義曰臭是氣

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

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敗船不渡

水則敗其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

**自奴心曷瘳** 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徒相與沈

**疏** 爾忱至曷瘳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

惟相與沈溺於眾不欲徒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念怒

何所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差也 今其有今

父之計思汝不徒之災苟 疏 汝誕勸憂 正義曰

不欲徒是大勸憂之道 今其有今

**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不徒無後計汝何得

至在上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

今日前之小利無後自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

得父生在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尚九

十六

洪

心命汝汝違疏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我是自臭，敗疏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

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徙，又為疏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他人所誤，倚曲迂僻。疏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

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

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

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

豈汝威用奉畜汝衆疏迂迎也。言我徙欲迎，脅汝乎用奉疏傳迂迎至汝衆。正義曰：迂迎釋畜養汝衆疏詰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

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

尚九

十七

朱靜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疏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

汝違我是疏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汝反先人疏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

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

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

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

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

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  
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  
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

降罪非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文於此而不徒湯

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汝萬民乃不生既予

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先后不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

同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

在天見汝情下罰汝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

彼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徒者我今失於

政教陳文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

不徒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

徒乎我既欲從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

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天下與汝罪疾曰何故

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徒乎汝不與我

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

汝實有罪無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

重至徒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  
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  
為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徒正義曰物之生長  
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主肅亦然進進是同  
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  
亦然因博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  
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古我先后  
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云同心見汝

既勞乃祖乃父

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

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棄汝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

命不救

**疏**

古我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

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

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

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尚九

十九

徐茂

至治人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

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郕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

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又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

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

與祖連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言之耳

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先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

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迪高后不乃崇降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

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

疏

茲予

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

更請與汝罪

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

其位與父祖同心

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

貝玉而已

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

此大乃告我高后

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

道我高后

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

湯與汝祖父

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徒乎傳

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

之治也

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目理國之政此者

所責之人

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

父祖

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

以為貨

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

是行用之貨也

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

舉二物以言之

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

貝玉而已

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

上句言成湯

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

句言臣之祖父

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

之益深

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

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言汝至督之正義曰訓

迪為道

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下罰欲使

祖為不孝

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

從君順祖

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嗚呼今予告

汝不易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斂大恤無胥絕遠

我言大憂

行之無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

相與絕遠

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

于乃心

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乃有不吉

不迪

不善不道為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女妣

顛墮

越墜

不迪

為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女妣

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入而。我乃劓殄滅之，無劫奪之，為茲於外，為宄於內。

**遺育無禪易種于茲新邑**  
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

絕滅之無遺長其類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  
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汝遷永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

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勸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且分輩相與

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羣臣若不善不道墮墜禮法不恭上命

暫逢遇人即為茲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

邑故其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家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

也傳不易至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

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亦以不易為難鄭立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

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也隕墜也顛越也是

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  
是遺落為隕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

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入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

已戊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茲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茲宄也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

不使得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

相沫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

廟朝社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

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

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疏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

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

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且共怒盤

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

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揔謂都城之內

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莫

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則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

尚九

二十二

陳保

先王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而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誠

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

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摠，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賜配言之也。古我先王將多

于前功。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今

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水泉沈溺，故

安定之極。徙。疏。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以為之極。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

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思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

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定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

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文居舊邑

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

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摠稱適于山也。易

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



其以寺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斤稷之功莫爾謂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肆上帝將復

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朕

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

之臣奉承民命尚九肆予冲人非廢二四敬謀弔由靈未引

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各非敢違下用宏

茲責宏責皆大也君臣用謀不爾謂至茲責

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

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

非敢廢其詢謀謀於眾人眾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

與汝羣臣各非敢違下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本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正義

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茲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

傳沖童至其善。正義曰：沖童聲相近，皆是幼

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

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眾，謀眾乃是

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眾言已不自專也。眾謀

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

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

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

者非人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

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

謀及於眾，又決於著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

績以大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

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

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予其懋

簡相爾念勗我眾。簡大相助也。勉大

助汝念勗我眾民。朕不肩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

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武序而勗之。

至敘欽。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勗之。嗚呼

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

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

當思念愛勗我之眾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

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

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勗用之。傳國伯至善政

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

父九州之牧也。鄭立注禮記云：邦之州長曰伯。虞

夏及周皆曰牧。此躬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

孔意不然，故摠稱牧也。師訓為眾眾長眾官之長

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

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勗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之官皆是也。此摠勗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之官皆是也。此摠勗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之官皆是也。此摠勗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之官皆是也。此摠勗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隱哉

尚九

二十五

徐亮

嗚呼

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為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眾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勤我眾民也。傳肩任至勤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合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勤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尚之。尚九

之與孔 今我既羞出口爾，于朕志若否。罔

有弗欽。已進告，彼之後順於汝，心與無總于

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求位，當式敷

民德，永有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疏 今我至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勤者。汝等無得恣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躬勤以戒之。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

盤庚第七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

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使百官以所夢

之刑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傳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

**疏**

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朋之賢主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

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傳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

至曰說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

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朋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朋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

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工之谿

尚九

二十七

陳仁

義曰以工為官見其求者眾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

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

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摠名故序言之

耳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說命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摠百官是使攝政也說命

始求得說命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而命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摠百官戒王為

政下篇主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

也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疏王宅

陰三祀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

端也。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

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

信謂信任家宰也。則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

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

實作則知事則為明智明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天下待令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

攸稟令稟受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

正四方恐德不尚九恭默思道夢帝賓于良弼其

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說築傳

巖之野惟肖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

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形傳傳氏至之

民故云傳氏之巖也形正義曰

傳言虞虢之界必有案據而言之也史記

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

言於時築傳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必身不

犯罪而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  
躬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傳險姓  
之號曰傳說鄭云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  
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或如馬鄭之言  
如高宗始命為傳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  
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蒙之而來旦云我  
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  
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權說也天下當有傳  
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  
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  
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間傳巖之野名說以其  
得之傳巖謂之傳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傳名  
說又言得之傳巖謂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謐  
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尚九

二十九

王珩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禮命立以命之為相使在左右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若金用

汝作礪

鐵須礪以成利器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渡

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傳

三日雨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

欲其出切

疏

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言以自警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

未<sub>上</sub>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  
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

乃得去惑也。傳開波至自警。正義曰：眩眩者

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

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曰：瞑眩亦通語也。然

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

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

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

自警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跌必視地足乃無

也。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當倡率無不

同心以匡。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

正汝君。君使循先王之道蹈。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終。說復于王曰：惟大從繩則正。后從

其職使有終。尚九。朱明。

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

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言王如

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疏。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傳說

受王命摠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託以官高

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夫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疏。傳天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有至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有至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有至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有至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有至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有至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有至

設都 ▲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摠言建樹后王君公承以太夫師長言立國立家之事

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疏 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主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眾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

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士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惟逸豫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尚九

三十一

一璋

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 惟天聰明惟聖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

而奉之民以疏 傳憲法至為治▲正義曰憲法釋從上為治 疏 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

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惟口起羞

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

甲鎧冑兜鍪也言可輕教令易用兵

惟衣裳在

苟惟干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非其人

**疏**

惟

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

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

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

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

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

荀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

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鎧至用兵▲正義曰經

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

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鎧

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

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

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

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

也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

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

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疏**

惟

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

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冕之服列

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

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苟也甲冑干戈俱

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王慎戒茲允茲克

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明乃罔不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

惟治亂在

庶官

言所官得人則

治失人則亂

官上不及私昵惟其能

不加私昵

不加私昵

惟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言非賢不爵

**疏**

言不

賢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

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

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

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非善非時不可動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

**疏**

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

尚九

三十三

孫中

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

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

名反歸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事非一事

無啓寵納侮

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

**疏**

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

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

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無恥過作非

過

誤而文之

**疏**

傳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美

遂成大非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

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

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疏傳祭

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疏傳祭

戒之。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

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

之煩。故傳摠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

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

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王曰。旨哉。說乃言

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

惟服。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汝若不善於所言之事。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惟說不言。有厥

咎。王能行善而說不

說。命下第十四。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

賢且有疏。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

道德者。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

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

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

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太甲小

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

喪甘盤已死故君真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  
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  
遜于荒野是學訖乃遜非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疏**傳

學至民間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  
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

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選  
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

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自  
太子般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河徂亳既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爾

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若作酒醴爾惟

麴酒醴須麴葉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鹽鹹梅醋羹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疏**傳交非至汝教正

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

正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

法古訓而以能長世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疏**惟學至乃來正

尚九

三十五

徐亮

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惟敦學

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後知所

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惟學至罔覺

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

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

尚九

又使列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起正長也言先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

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

平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

六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

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二十六

維先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堯舜則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佑我烈祖格于

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

阿衡專美大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

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

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

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

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尚九

三十七

孫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聰之

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彤日高

宗之訓所以訓也亡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

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雉鳴其臣祖已以為

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

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

傳耳不至雉鳴正義曰經言彤日有雉雉不

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  
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  
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

殊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  
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  
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  
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  
蟲之孽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  
則有裸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  
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  
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  
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  
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  
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  
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  
乃鳴而雊其頸傳所以訓也云正義曰名高  
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  
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  
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為

尚九

二十八

憲

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  
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  
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高宗彤日  
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祭之明日又祭傳祭之至日釋正義曰釋天  
經曰彤周曰釋云釋文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  
炎曰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  
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釋穀  
梁傳曰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  
日又祭也爾雅因釋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  
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日復  
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日  
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  
大夫曰儼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  
天地社稷山川高宗彤日越有雊雉於彤日  
五祀皆有釋祭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

**疏**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

之事賢臣祖已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

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至自消▲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

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修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

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

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于

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乃訓于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詁是也尚九 三九 康安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

民以義為常降年有永有永不非天天民民中

絕命言命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

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也信疏乃訓至厥德●正

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義曰祖已既私言

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

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我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駁



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  
爭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正義曰經惟言

有永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  
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

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因有

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  
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

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

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  
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

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  
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已引此以諫王也傳

不順至不永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

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  
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

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  
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乃曰其

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乃曰其

如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嗚呼王司敬民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且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

王民當勤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疏

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

嗚呼至于昵正義曰祖已恐其言不入王意又

歎而戒之嗚呼王者王民當謹勤民事民事無非

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王當繼  
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  
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  
終也傳胤嗣至改終之▲正義曰釋詁云胤  
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  
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迺今也尼者近也郭

璞引尸子曰悅尼而樂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立君以王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樽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於近廟欲王因此雉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禘故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咎惡周人垂黎垂勝也所祖伊恐

祖已後賢且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亦暴虐無道作西

伯戡黎戡亦勝也疏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朝

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

去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

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代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代伐邢三年代密須四年代伐大夷五年代耆六年代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

周故鄭以伐邢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

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  
祖已後賢曰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

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曰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

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  
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般本紀云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立云紂帝  
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

傳受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  
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般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

惡為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正義西伯戡黎  
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既黎戡近王圻之諸侯疏西伯戡黎正義  
在上黨東北曰鄭立云西伯周

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  
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

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  
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

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

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  
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

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  
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

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祖伊恐奔  
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祖伊恐奔

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般命文王率諸侯  
以事紂內秉

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疏傳文  
故知天已畢訖般之王命言將化為周王至

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諸侯之國  
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至心

非文王  
祖伊恐  
奔告于  
王曰天  
子天既  
訖我般  
命文王  
率諸侯  
以事紂  
內秉至  
心

布德行威，有將王之志，而紂不能利，則日益強。大令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格人元召，罔敢知言。**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疏傳至人至，知吉。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

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非先王不相。上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言耳。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

自絕於先王，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

**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

尚九

四三

李寔

所行不蹈循，疏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常法言多罪，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

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

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

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

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

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執手，今王其如台。**無不欲王

之士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疏傳執至也，民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也。至所

言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弑之也有大命且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

害我遂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

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

乎殷之即喪捐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

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 微子第十七

尚九

四四

王林

殷既錯天命錯亂微子作誥師告二

去紂既至少師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

師箕子少師此于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為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

立君以牧之為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微子命為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微子

名子爵為紂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

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

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

小聚于  
野而為  
盜大在  
朝為之

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心為氏故弟亦稱

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

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

此知其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

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

紂距諫知其必亡或言殷其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言殷其

不有治正四方言湯致遂其我祖底遂陳于上功陳列於上

之事將必亡我祖底遂陳于上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沈酒酗

營敗亂湯德於後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為

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皆右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小民方興相為敵

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今殷其淪喪若涉

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殷遂

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疏微子至于今

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

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

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

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酒酗營於酒用是亂敗

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

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

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

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

尚九

四五

余永

此今躬其沒云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躬遂喪  
云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方今到必不得更  
久也 傳父師至而言之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  
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  
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  
備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  
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  
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  
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  
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  
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  
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  
立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  
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  
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云二師以

尚九

四十六

朱明

告之 傳或有至必云 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  
其事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立論  
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  
至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共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  
將必云 傳我紂至後世 正義曰嗜酒亂德是  
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  
沈酒為沈也酒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  
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  
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酌嘗也然則酌  
嘗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  
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  
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 傳六卿至中者 正  
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  
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  
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  
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

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曰父師少師

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疾生狂在家

老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拍告子顛

其汝無拍意告我邦顛疏曰父師至何其

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

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邦亡之故其心發疾生

狂吾在家心內老亂欲遜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

少師無拍滅亡之意告我云邦其墮墜則當如

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傳我念至

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

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

念之深精神益以老亂鄭玄云老亂昏亂也在家不

堪毫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

正義曰無拍意告我者謂無拍邦亡之事告我言邦

將墮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墮齊謂墜於

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

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齊溝壑言此齊之

義如左父師若曰王子

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

傳也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天

毒降災荒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為亂

是天生紂為亂

四方化紂沈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酒不可如何

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堯庚

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今邦民

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降監邦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政亂

下視邦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罪合

于一多瘠罔詔言邦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

義不忍去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我舊去刻子

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我舊去刻子

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

子不得立則宜為邦後者子今若不自靖人自出逃難我邦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我不顧行

遜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一途疏父師至行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邦之邦國紂既沈酒四方化之皆起而沈酒醜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矣

其考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邦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一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

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邦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

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日聚虐此所以益招民怨

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日聚虐此所以益招民怨

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父云：子賢言於帝，七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正義曰：諮二人而一人荅，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荅，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

四九

四九

余永

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正義曰：荒服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荅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穿曰牲。經傳多言二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者簋簠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梁

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特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傳：下視至懈怠。正義曰：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讎。秦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為重斂，而又墮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也。

可九

五十

董

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傳：言將至一途。正義曰：不肯遜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卷第九

尚書注疏卷第九

五十一

